

百 般 未 央

二十周年校慶

暨

孫中山銅像復修特刊

二十周年校慶特刊編輯小組編著

般咸道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有限公司
二零二一年七月出版

目錄

校長前言 ...6
序 ...8
題字賀函 ...10
題字賀函 ...11
題字賀函 ...12
題字賀函 ...13
出版緣起 ...14

丁新豹博士
孫穗芳博士
香港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 丁柏希先生
前任校長 劉婉珊女史
前任校長 李麗梅女史

• 歷史文物篇

百載甘泉：般咸道 9A 號與教育及師範歷史 ...20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 黃棟才博士

拔乎其萃——開埠以來香港女性雙語教育的艱難進路 ...43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陳煒舜教授

羅富國教育學院與般官不解之緣 ...52
羅富國教育學院校友會會長、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客席講師 古學俊會長

我和般含道 9A 號 ...54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張雙慶教授

讓「文物」說故事：文物保育和探究 ...58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周家建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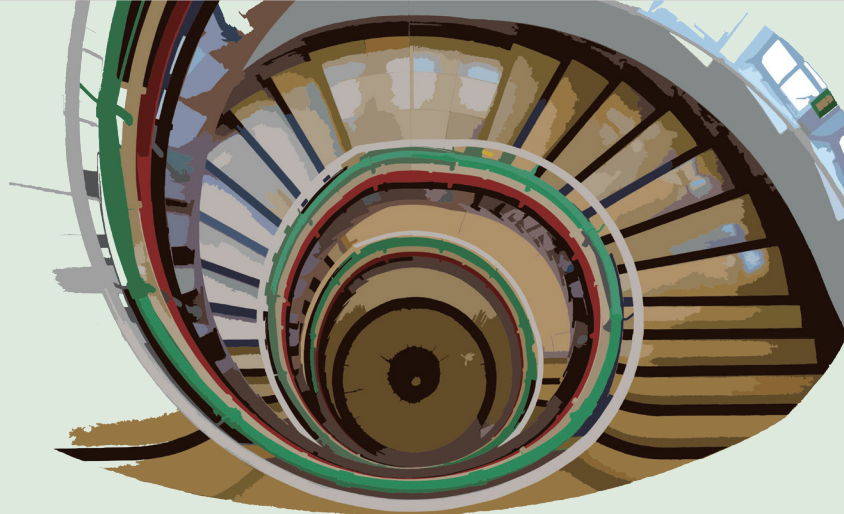
• 銅像篇

孫中山史蹟徑之由來 ...70
前古諮會成員、2006 年 - 2007 年孫中山史蹟徑推廣工作小組主席
陳捷貴先生

孫中山銅像之豎立及復修 ...72
編委 陳躬芳女史

無為而為之：站在維修架上的初生之犢 ...78
家教會委員 林錦輝先生

孫中山銅像復修項目報告 ...80
香港表面處理學會



• 人文篇

墨香滿園東邊晴 ...94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項目顧問（書法） 潘炳鴻先生

和平之扇：上善若水・和而不同 ...98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平中心總監、
生命教育工作者 萬大偉先生

自然文化遺產：奇花異草春常在 ...100
編委 陳躬芳女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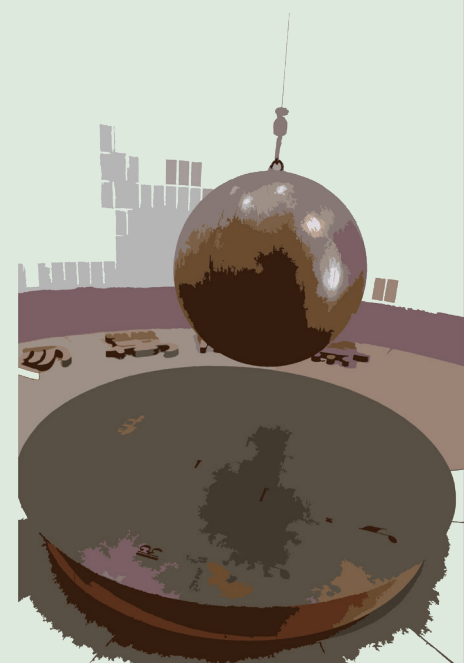
格物致知：一個被遺忘的天文儀器——傅科擺 ...108
編委 陳躬芳女史

• 解惑篇

敬業樂群 達材承德 ...84
單周堯教授

淺析「兼陳萬物而中懸垂」說 ...86
明愛專上學院 通識教育及語文學系系主任
周昭端博士

「中山堂」——詩禮堂前學詩禮 ...89
香港素一椽書法學會創會會長、素書房主人
潘炳鴻先生



• 般之華篇

千禧創校 ...114
首任校長 易嘉怡女史

綠色校服 千禧世代 ...116
第二任校長 麥惠英女史

般咸十載情：與前曾月英校長訪談錄 ...118
第三任校長 曾月英女史





• 般之華篇

從「羅師」走到「般官」...122

本校校長 萬麗英女史

記創校之初：與林詠恆老師訪談...124

編委 顏蕙珊女史

點滴在心頭：家校合作經驗談...127

歷任（2003-2015年）家教會委員及
前家教會主席 吳映紅女史

承傳家校合作精神：新常態學習下的挑戰與展望
...132

家教會主席 顏蕙珊女史

情深說話未曾講...134

畢業生（2015-2016年） 彭皓



• 鳴謝...136

• 早期般咸道上的辦學機構及其位置
...138

• 百年般咸大事記...140

• 跋...142



校長前言

現任校長 萬麗英女史

般咸道官立小學創校於 2000 年，時光荏苒，轉眼間已經是二十周年了。在人類幾千年的歷史洪流中，二十年或許只是一段微不足道的旅程，但在學校的發展進程中，卻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我於 2018-19 學年調職到「般官」服務，策劃二十周年校慶就成為工作中一項重要的任務！與此同時，2018 年底接獲古物古蹟辦事處通知，多年前有熱心人士因本校校舍的歷史背景及獨特建築，向該處建議為校舍進行評級，事隔多年終於啟動程序。2019 年期間，古物古蹟辦事處多次訪校，蒐集資料及拍攝照片，校方予以全力配合，惟年中獲該處通知需先行處理其他緊急事務，校舍評級進度因而有所延誤，未能於年內確實結果。

2019-20 學年，我們在上學期初已作好準備，一系列橫跨整個學年的二十周年校慶活動計劃分階段開展，當中包括開幕典禮暨開放日、親子郵票設計比賽、音樂劇表演、名人講座及攝影比賽等。然而，後來因 2020 年開始至今的一場世紀疫症，部分活動迫不得已取消，但仍舉辦了親子郵票設計比賽及「人間有情小飛俠」舞台劇演出，而開放日則決定延期舉行。就在疫情反反覆覆之際，學校迎來一個好消息，校舍於 2020 年 6 月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2020-21 學年，疫情仍未消退，在學教新常態下，我們作出新嘗試，於 2020 年 11 月 7 日舉辦了名為「般官跨越二十載，師生攜手展未來」的線上開放日。在大家齊心協力下，令人難忘的二十周年開放日順利舉行。當日，我們透過線上平台直播節目，以短片介紹學校歷史和課程特色，播放郵票設計比賽的得獎作品與頒獎花絮，又安排親職教育講座，內容豐富，令參與的嘉賓及家長留下良好的印象。2020 年底，古物古蹟辦事處再次聯絡學校，探討將校舍進一步列為法定古蹟的安排，在徵得學校管理委員會的同意後，該處其後多次到校實地考察，最終於 2021 年 3 月，校舍獲古物諮詢委員會建議列為法定古蹟，相信所有學校持份者也會感到與有榮焉！

二十周年校慶、校舍列為法定古蹟，加上孫中山先生銅像完成復修工程等連串盛事，家長教師會遂建議把這些美好時刻一一留下，於是便開始籌備製作二十周年校慶特刊。在製作特刊期間，家長教師會不辭勞苦，努力蒐集學校不同年代的資料，希望把學校最完整的發展史記錄下來。過程中，大家遇到不少困難，幸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例如：大學學者、區內友好，歷任校長及校友們提供資料及撰寫文章，實在非常感恩；家教會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員為製作特刊而奔波勞碌，在此謹代表學校向他們致以衷心的謝意。

般咸道官立小學創校二十周年，正值朝氣蓬勃的「青年」期，我們定必抱持年輕人的衝勁和熱情，加上前人傳承的經驗和智慧，昂首闊步迎接新的挑戰，繼續為學生安排豐富多姿的學習經歷，培養良好的品德和正確的價值觀，讓他們享受健康充實的校園生活，度過溫馨愉快的童年，為未來不同的人生階段紮下穩固的根基。



序

香港中文大學客席教授 丁新豹博士

港島半山般咸道 9A 號，現今是般咸道官立小學的所在，建校有二十年光景，乍看跟其他官小沒有甚麼分別，校舍建築，也談不上有何突出之處，然而，原來這個校址在香港教育史上別具意義，非比尋常。

最早在這裡創辦的是曰字樓女館（1860-1869），是聖公會開辦的女子學校，是拔萃女校的前身，算起來，它是香港最早的女子學校之一。接着的是曰字樓孤子院，招收英、華裔及歐亞混血兒，它就是拔萃男書院的前身。在該址建立的第三間學校是羅富國師範專科學校，1939 年成立，1941 年遷入上述校址，1962 年搬往沙宣道。羅師是香港首間師範學院，是本地師資培訓的開始，對香港後來的教育發展影響深遠。羅師遷走後，這裡迎來了聯合書院，聯合書院由五間廣州遷港的私立大專合組而成，成立於 1956 年，1962 年遷入般咸道校舍，1963 年與崇基和新亞書院合組成香港中文大學，直至 1971 年搬入中大馬料水校園。在二十年前，般咸道官立小學在此建校，以迄於今。回顧般咸道 9A 號校址，自 1860 年以來，先後辦過女書院、男書院、師範學院、大學及小學，環顧香港各處，找不到第二間這樣的校址，它也是百多年香港教育發展的歷史見證。

這間校址聞名中外，是因為它曾是拔萃書室前身曰字樓孤子院的所在，而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赫的人物：孫中山先生曾在這裡就讀。據知孫中山在 1883 年 7 月底從檀香山回到家鄉翠亨村，因在家鄉褻瀆了村廟神像，逃來香港，並在同年 11 月，以孫帝象之名入讀拔萃書室（此時校名仍是曰字樓孤子院，但孫中山往往稱其為拔萃書室）。但據歷史學家黃宇和的考證，孫中山可能在 1883 年的 8 月已入讀該校。孫中山在檀香山曾就讀於英國聖公會辦的意奧蘭尼學校，他來港後入讀同樣屬英國聖公會的拔萃書室，順理成章。孫中山在拔萃書室只讀了數月，翌年 4 月便改往中央書院繼續學業，主要原因是中央書院的規模、師資和課程都在當年的拔萃書室之上，另一原因可能是位於歌賦街的中央書院距離他居住的必列者士街 2 號近得多。

這是一個有非常豐富歷史文化積澱的校址，般咸道官小的同學在這個氛圍下成長，耳濡目染，何等幸福！那是其他官小難以比擬的，同學們更應該加倍珍惜，努力學習，踏着先賢的腳印前進，日後為國家和香港作出貢獻。欣悉般咸道官小為慶祝創立二十周年，出版特刊以誌其盛，謹綴數言以為序，並祝貴校樂育菁莪，教澤廣被。



般咸道官立小學 (原拔萃書室)

百年般咸

敬業樂群

孫穗芳



般咸道官立小學創校二十周年校慶

嘉惠學子蒼會中西

家校齊心廿載情

香港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主席丁柏希



般咸道官立小學二十周年誌慶

春風廣化

教澤綿延

塘尾道官立小學李麗梅校長



恭賀

般咸道官立小學二十周年誌慶

卓育菁莪

德溥春風

南元朗官立小學劉婉珊校長



恭賀

· 出版緣起

建於 1940 年具「現代主義」格調的現校舍，主樓旋轉樓梯底下有現存全港獨有的戰時防空洞、近傅科擺的地面上鏤刻着的校中書法老師潘炳鴻先生以隸書書寫的「兼陳萬物而中懸垂」、禮堂處的橫匾掛幅如「中山堂」等，一派墨香滿園古色典雅的文化氣息蘊藏在大時代的「強弩」之張力中，令人印象深刻。那些緊緊抓握在校園中古牆上的百年細葉榕樹有一種「破繭而出」、「絕處逢生」的生命力，正正展示了太平山下的香港人世世代代的精神面貌——在中西文化衝擊的夾縫中總找到屬於自己獨特的歷史位置。

正對着流線型主樓前方的，有一口「蔓藤花紋」式的噴水池；傍依着古牆邊的，豎立着一座孫中山銅像，已有十個年頭。這是孫穗芳博士在 2010 年（辛亥革命百年）送來的，孫中山先生身穿長衫、手執書卷、氣宇軒昂，以紀念其祖父孫中山先生在十七歲時（即 1883 年），以孫帝象之名於「日字樓孤子院」（拔萃書室，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求學之事蹟。然而，銅像在多年來的風吹雨打下出現了銅綠侵蝕，呈現歲月斑駁的痕跡。自 2017 年始，我們家教會與校長推敲各種方案以期修復。經過約三年多的努力，終於在 2020 年 5 月趕及校慶二十周年之際竣工，適逢學校校舍建築被「古諮會」列為「一級歷史建築」。為慶祝此盛事及回顧百年般咸道校址的辦學歷史，更藉此機會普及全校員生及家長對本校歷史及文物建築、孫中山時代的「拔萃書室」及香港早期教育發展作一概括性的認識；再加上香港表面處理學會鉅細無遺地撰寫一份復修報告，詳列日常護理銅像細則，以期完好保養銅像。如此誠摯的心意無法只以「束之高閣」待之，復修過程又如此艱辛，當然不敢不留下紀錄以告之繼任家委。思慮再三後，遂在編纂人手嚴重不足情況下而勇字當頭「順勢而為」，故籌備出版特刊，並誠邀社會各界學者參與書寫文稿。

是為緣起。

首先，此舉獲得校長及家教會全體委員一致支持；孫穗芳博士從遠方的夏威夷知悉此事，即刻捎來題字賀稿——「百年般咸敬業樂群」，以示祝賀（由於疫情期間，匆促間以白紙書寫，故題詞稿有些墨化）；丁新豹博士亦在百忙之中寫一篇〈序

言〉以闡述學校在香港的教育歷史上之重要性及孫中山入讀「日字樓孤子院」之歷史機遇。前古諮會成員陳捷貴先生也撰文勾勒本校成為孫中山史蹟徑首站之始末；前任校長及現任校長們也紛紛撰文以示支持；首屆李陞小學畢業生單周堯教授就校訓「敬業樂群」作一訓詁解說及題字；科大人文學系哲學部周昭端博士學兄在繁忙的教學中抽空撰寫〈淺析「兼陳萬物而中懸垂」說〉一文，從哲學邏輯上一一解說，並細膩情深地寄語莘莘學子處於多元世界，「不可自囿一角，而不知海闊天空」之感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平中心總監萬大偉先生一文〈和平之扇：上善若水和而不同〉為題，帶來了一股「風動幡動仁者心動」的仁者之風，以「不爭」之胸襟，為文化傳承揮動旗幡，使之為文化同源而「心動」。因此，從「心動」的傳承文化為初心，追溯到孫中山求學時期的校舍到戰時而建成的現校舍等發展，以這樣的主線——「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串聯起校中的人文歷史。

從籌備之初至今，正正經歷了居家抗疫最嚴峻的日子，身處大千微塵的各種紛擾之中，人心確實浮動不安，故需「虛一而靜」、「兼懷萬物」。所幸的是，各方學者及好友欣然相助撰稿，同時慷慨提供現存不多的珍貴歷史圖片，包括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庇理羅士舊生基金會、歷史博物館、歷史檔案館等機構，以及羅師校友馮源先生、Andrew Tse 等師友；尤其是拔萃書院校史及 Canon George Zimmern 施牧群組管理人陳煒舜教授熱心相助，提供了多幀早期「女子館」圖片，真實呈現了百年前兩層木建築校舍及附近發展歷史狀況，隱約中似乎回到當時的「日」字形建築的校舍，窺覷到樓上站着的身穿西式長裙的教師們的身影。

中西區為教育的搖籃地，不少學校已有百年歷史，見證整個香港教育發展歷程。本刊中所記錄的本校所在地——西營盤及其周邊的環境近年雖大力發展，但這之前幾乎處於「一種緩慢地流逝，有時接近靜止的時間，是幾乎不動的歷史」的狀態。自 1860 年始，在般咸道山谷處開始辦理女學校或男女學校以來的教育家們雖已遠去，然往事並不如煙消逝。今知一、二事，如期出刊記錄，並藉此向前人致意，不忘他 / 她們在荅華之年傾以有教無類、誨人不倦之初心，以鯤鵬展翅之豪情跨越種種藩籬，或遠道東來溝通東西文化，或授人以漁，教化民智。如今幾番風雨，驀然回首「曾經春風潤物處，自是有晴東邊始」。

般官正座落於東邊街（俗稱「長命斜」）最頂端，背靠着太平山下般咸道的山谷處——東面從醫院道、堅道及西摩道交界連接到西面的薄扶林道山道交界處，是當時第三任港督（1848-1854）開山填海闢建一條連接半山東西走向的道路。道下有一堵長長的、由麻石砌成的防土牆，如果細心查看牆身會發現屬不同年代的石牆砌法；如果回到孫中山先生在「日字樓孤子院」求學的年代，也許舍監俾士夫人在仲夏之夜，會悄悄地帶着校中寄宿生坐在百年的細葉榕樹下乘涼，並述說着一個個聖經故事。而今周圍的參天「石屎牆」的建築，自然無法讓人感受到自太平山上徐徐而至吹來的涼風，以及遠眺至海邊——昔日「三角碼頭」商船往來頻繁，岸邊搬運「苦力」來回走動的滄海桑田歷史場景。

荷蒙潘炳鴻書法老師為刊名題字《百般未央》，「百般」即指般咸道校址百年辦學的歷史及傳承；「未央」既是延續傳統，又是一份美好的期許。從最初 10 篇文章的目標開始到現在涵蓋了六個篇章內容，包括了歷史文物篇、銅像篇、解惑篇、人文篇、般之華篇等。篇名以不同年代的傳統經書典故點題，繼以各種書法字體題字潤飾，使特刊生色不少。尤其後期得到已離任校長們、現任校長、前家教會主席及老師等的支持下開了〈般之華〉篇章，並借辛棄疾詞「我見青山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向般咸校址的創校女史及教育家們的光環致敬——她們成就了般官，般官也煥發她們的風華神采。她們在花季年紀春風化雨，如今退休之際及春節期間進行筆耕，陳年教學往事娓娓道來，讓人回味不已！同時回顧了自創校以來學校的趣事，也補充這創校廿年期間（2000-2020 年）的記錄。本刊文稿有多種不同文體，包括論文、報告、演講稿及小品文等，書寫中夾雜了個人情感及回憶部份，也是一種嚴謹中見趣味，歷史中見人文情感。

有趣的是，同一段歷史時期的辦學經過及史實，但文字的表述卻表達了截然不同的跨度、深度與研究方向，也呈現了宏觀及微觀的歷史研究進程，甚至性別（女子教育）、次文化（歐亞裔族群）等多樣性的歷史文化聯繫。黃棣才博士被我們這幫初生之犢的熱情所感動，隨即揮灑「3D 的筆觸」細膩地剖析校舍建築的線條細節，帶來了現實主義瀟灑的風采。尤其〈百載甘泉：般咸道 9A 號與教育及師範歷史〉一文，如遐邇貫珍，無所不記這些「咸豐年舊事」，別具深意。這是一篇整體宏觀的歷史回顧，全面地呈現了般官校址及其在歷史、地理上之重要意義。

微觀方面，陳焯舜教授以〈拔乎其萃——開埠以來香港女性雙語教育的艱難進路〉一文，在年代久遠、史料匱乏情況下，細緻勾勒出 1860 年至 1869 年期間女性接受雙語教育及其困境，同時也描繪出當時因開放各口岸而帶出歐亞裔非婚生女童教育的問題及其尷尬的社會身分。至為重要的是，此文在區域性女子教育研究的案例作一重要的史料補充。從早期初辦的「女仔館」因社會反對女學而遭停後，1869 年以後的「日字樓」進入第二個辦學階段，即改辦男女同校的孤子院，後逐漸邁向只收男生的辦學模式。當孫帝象來到拔萃書室時，正是男女同校交接階段，也是俾士校長初接管學校之初，規模有待擴展之勢。

此外，周家建博士以〈何謂文物？香港的文物保育及發展〉一文讓我們回到校舍、噴水池及文物本身，更微觀地了解到「文物」本身之歷史傳承及現實的局限性，同時在讓我們反思在瞬息萬變的時代中歷史文化如何得以延續？今天的香港仍處在中西文化交匯點，雖然世界風雲色變，也讓我們藉此回顧如何由過去古舊的香港走到今日香港的文明面貌。這種種的變遷，在科技的進步下更顯得秋毫畢現。也許今天歷史家已經不再埋首於故紙推上而仰賴電子、晶片、生物去建構歷史，又或者是以人工智能（AI）方程式去書寫歷史，將歷史變成一堆堆的符號和數字，但是這就是我們最想知道歷史的意義嗎？對於一般人而言，殘牆與枯木也許只是毫無意義地殘存於街角，然而這些物事正是在有意無意間訴說着我們如何走到現在。歷史陳蹟讓我們去體驗、思想和反省，過去的歷史依然是新生代對未來璀璨、美好文明盼望的最堅實立足點。最後，本刊寄語我們年青的新生代時刻銘記那「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的謙卑虛懷，仰慕古今中外文明，以求能「知興衰」而濟世之精神。

——主編 陳躬芳女史
寫於 2021 年 5 月 20 日

庚子十月初八日小雪文樂書

敬業樂群
達材成德

般含道官立小學創校二十周年誌慶



說文解字

敬業樂群，謂專心學業，樂與朋友相切磋。

另引清孫希旦《禮記集解》引朱熹曰：「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經典釋文》：「樂，五孝反。」即音滂之陽去聲。

按編者註：單周堯是第一屆（1960年）李陞小學畢業生。自1975年始，一直任教於香港大學中文系，主要講授及研究《左傳》、文字學、音韻學、出土文獻、粵方言等。著有《中國語文論稿》、《文字訓詁叢稿》、《左傳學論集》等。

敬業樂羣

鳴謝

本特刊出版的緣起，可說是般咸道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本會」對學校般咸道官立小學「般官」的一份「情誼」，猶自 2019-2020 學年學校即將踏入創校 20 周年之際，又欣逢般官校舍由「古諮會」評為一級歷史建築物，本會家委對校舍的獨有建築及歷史背景，燃起內心的一份「情誼」，希望藉着編纂特刊介紹學校歷史、文物保育、銅像豎立源由及發展、學校附近歷史建築群之特色、傳統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之和諧理念、校園內的墨寶及百年樹木等，以誌校慶之喜，也作為家長與子女閱覽後對般官的校史加以認識，傳承般官文化，繼續努力學習，探知求新。

2020 年，相信在這一年，人們艱難地感受着「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家長及子女們無不間斷地調適新常態下學習，對環境的一切劇變，由焦慮變為彼此珍惜。出版特刊的勇氣就是本會家委發現動盪的時代，平日歡笑快樂的校舍，轉為冷冷清清的校舍，歲月靜好從不會從天而降，令出版特刊一事更加積極，期望它能為讀者出一分熱、散出一分光。

回想起部份委員向我提意出版特刊，腦海隨即浮現這個擔子不輕，我們必須三思。面對組稿、資料搜集、編務及排版的困難，當我我倆嘗試以禪宗的「初心」面對，初心就如兒不知天高厚、好奇和願意探索的精神。幸好，出版特刊受到萬校長的支持，成立編輯委員會，編委接着向不到機構、學者、社會賢達及般官前任校長及老師邀約撰稿，我在此謹代表家教會委員向每一位對特刊支持及幫忙的各界人士致以萬分道謝，令特刊順利出版。也期望特刊讓各般家庭及學生們了解校舍更多，感受到先賢在校舍埋下種子和提供養分，心之所向，努力向前。

家教會主席
袁顏蕙珊女士
二零二一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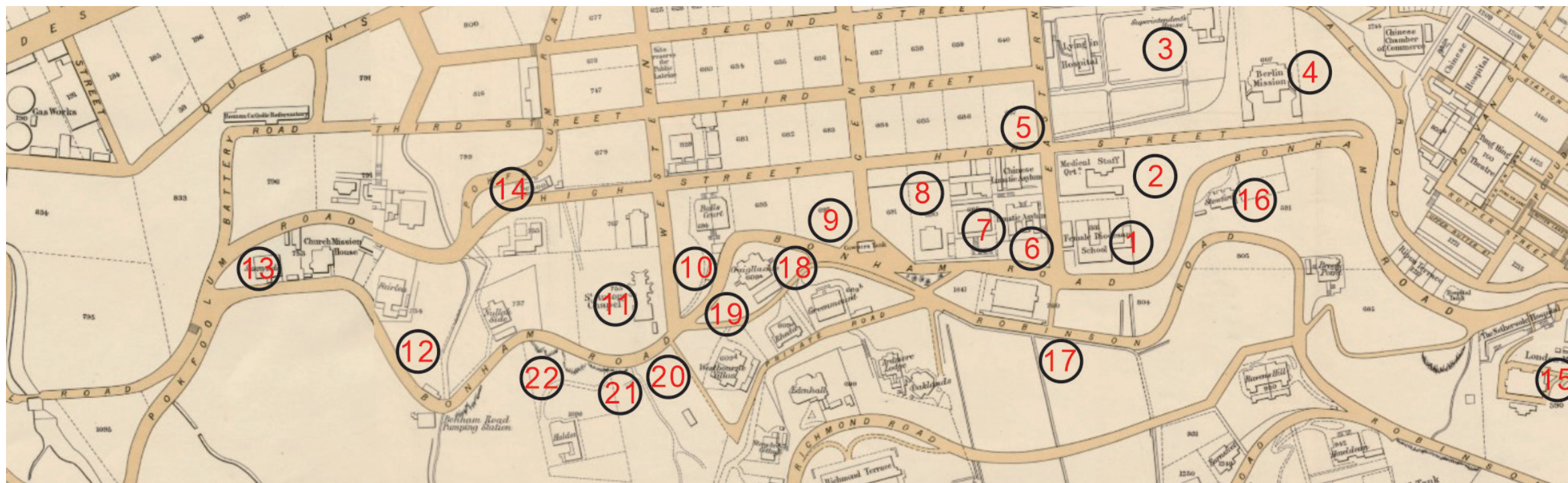
本特刊纂寫期間得到以下機構及社會賢達提供有關資料及照片：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大學圖書館
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教育博物館
香港中文大學
古蹟辦事處
歷史檔案館
歷史博物館
庇理羅士舊生基金會
香港表面處理學會
羅富國教育學院校友會
何甘棠及謝家寶家族及 Andrew Tse
National Archives (Tymon Mellor)
面書上的 Canon George Zimmern 施玉麒牧師群組
Gwulo 網站
hkmaps
Docomomo Hong Kong

受訪嘉賓：

曾月英校長
林詠恆老師
余國雄先生
馮源先生
古學俊先生
麥建生先生

早期般咸道上的辦學機構及其位置



- 1 拔萃書室
- 2 前國家醫院外籍護士宿舍（1892年），聯合書院於1962-1972年間曾暫借為宿舍
- 3 前國家醫院院長宿舍（1876年），1939年香港師資學院（羅富國師範學院）暫借為臨時校舍
- 4 巴陵女書院
- 5 西人精神病院（1884年）
- 6 華人精神病院（1891年）
- 7 般咸道11號（現雍慧閣），西尾臺飛利學校（1880-1884）
- 8 PRIORY LODGE，早期部分拔萃書室女生寄宿於此
- 9 現般咸道35A號二級歷史建築
- 10 般咸道85號，聖士提反女校（1902-1918）及梅芳女子中學（1918-1934年）在此辦學
- 11 英皇書院（1926-）

- 12 般咸道69號，飛利學校（1884-1912）；現聖保羅男書院（1850）
- 13 般咸道73-83號，英國海外傳道會堂區（CMS），現景輝大廈
- 14 西營盤官學堂，現李陞小學校址
- 15 合一堂，英華女校、何妙齡醫院所在地
- 16 余園，現豫苑
- 17 般咸道62-64號，玫瑰行，曾分別白思德紀念學校（1865-1876）及拔萃女書室（1900-1913）在此辦學
- 18 般咸道78號（現寧養臺A座），飛利學校（1872-1876年）
- 19 般咸道82號（現寧養臺B座），英華書院（1917-1928年）在此復校
- 20 般咸道84號禮賢樓
- 21 般景臺（Defence Lot 5遺址）
- 22 香港大學

* 此乃1901年的香港地圖，文稿中提及般咸道上的辦學機構及相關舊建築等一一標註，以茲說明。

百年般咸大事記

年份	辦學機構及發展
1848年	第三任港督般含（1848-1854年）開辟半山區通往西營盤至薄扶林道，命名為文咸道（Bonham Road, H 應該不發音），後改般含道（今般咸道），逐漸發展為般咸道上的中西區教育搖籃地。
1850年	太平天國亂後，大批南來的較富裕的商家及家眷買地聚居於荷里活道、皇后大道、一街、二街、三街、高街等，華人人口不再只限於最初的以採礦石、傭工等社會低層為主；西營盤逐漸開始發展起來。
1858年	女仔館（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由聖公會會督施美夫人（Lady L. Smith）創立，主要招收通商口岸的「由歐洲人與當地女子非婚生的孤兒」，授教英文及中文。
1860年	女仔館先借用雅彬彌臺 2 號辦學。
1862年	理雅各履職後，進行教育改革，認為實用性質為方向，重於訓練政府的工務官員為出發點，成立中央書院，即皇仁書院。
1862年	擬聘白思德維校長一職，但未能赴任，自行開辦三所女校分別位於羅廟街、士丹頓街及現般咸道 64 號。伊頓（Miss Eaton）女士獲聘校長一職，並於般含道購得一塊稻田（約 1 英畝）。
1863年	校舍完成竣工，依着山勢建起一座水泥校舍，因校舍呈「日」字形，故華人稱之為「日字樓女館」。
1866年	日字樓改名為 Diocesan Female School，擬招收不同國籍的男女學童，多為歐亞裔，均為寄讀生。
1868年	正式停辦，不再招收華人女生。
1869年	改日字樓孤子院（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及進行改組。
1877年	中央書院老師俾士（George Piercy）出任校長，並長達 40 年，社會上逐漸直接稱校名為俾士書院。
1878年	《轅門報》稱該校為日字樓孤子院，並沒有正式中文名字。
1879年	日字樓孤子院開始取錄華籍男生。
1882年	中文始稱為拔萃書室。
1883年	11 月，孫中山以孫帝象之名註冊入讀此書室，並以走讀生，居住在必列者士街第二號。華人女校搬到般咸道 69 號 Fairlea House 辦學，稱飛利學校。
1884年	4 月，孫中山轉讀皇仁書院。
1890年	校舍改建，逐改為拔萃書室，轉為男校；原校華籍女生則轉往飛利女子學校住宿，及部分歐亞裔女生則往返男校對面的玫瑰行（Rose Villas，即般咸道 62-64 號，今怡基閣、嘉麗苑）住宿。
1891年	拔萃書室（Diocesan School and Orphanage），由 Home 改 School 顯示出學制漸趨規模。
1885年	「文咸道與新東街交界處造花崗石暗渠一條」，當時校址是新東街 44 號，連接般咸道始有雛形。
1900年	拔萃女書室在玫瑰行創校，專收歐亞裔及歐裔女生。
1902年	改拔萃男書室（Diocesan Boys' School and Orphanage），以別於 Diocesan School For Girls'。
1918年	俾士校長退休，費瑟士（Rev. William Featherstone）接任為第三任校長，常在刊物頂端稱學校為 the Diocesan Boys' School，並擬在九龍建立新校舍以收取更多的學生。

1923年	學校準備搬遷至今日油麻地的位置，有部份地進行拍賣，另一部分地賣給政府以作擴建般咸道道路之用。原校址面積有所縮小以便擴路之用。
1924年	校名為拔萃男書室（Diocesan Boys' School）。
1926年	般咸校址正式停辦，改名為拔萃男書院（Diocesan Boys' School）及搬至九龍繼續辦學，校名顯示結束孤子院的功能。
1927年	自 1926 年至 1938 年期間，校舍用作暫時用途。1927 年英兵路過香港，般咸校舍暫為駐軍營地。
1939年	拔萃書室原址重建新校舍，而新成立的香港師資學院則暫借醫院道育才學校辦學，後易名為羅富國教育學院。
1940年	校舍建成，旋轉樓梯下垂吊着傅科擺，是證明地球在自轉。校園中有四葉飾，即蔓藤花紋的噴水池。地下室有防空洞，為現存校舍中僅有的設計。校門出口分別在東邊街、般咸道及編為 9A 號。
1941年	羅富國教育學院遷入校舍，同年因戰事逼近而暫時停辦。
1941年	曾作為日本憲兵總部（Kempetai），直至 1945 年重光後。日治時期改般咸道為西大正通。校舍的禮堂用作馬廐；近東邊街無窗的員工宿舍用作拘留所及德國牧養狗狗房。
1945年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曾借用此校舍辦學。
1946年	羅富國教育學院正式在此辦學，於 1962 年遷出。
1962年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71 年遷出。
1972年	羅富國教育學院第二分校，直至 1994 年遷出。
1974年	加建走火樓梯。
1996年	本校校址成為孫中山史蹟徑第一站。
1997年	本校家長教師會成立，開始家校合作。
2000年	1 月 25 日原李陞小學（創校於 1954 年）下午校遷至此校舍繼續辦學，正名為般咸道官立小學；首任校長易嘉怡女士創作校歌，沿用原李陞小學下午校的「敬業樂群」為校訓。同時在傅科擺的底座原位置更換圓形木板及鏤刻創校之歌。
2001年	成立學校管理委員會。
2002年	由啡色校服改為千禧世代活潑的綠色校服。
2004年	西營盤地鐵建造期，跟進港鐵工程噪音及出風口問題。
2009年	旋轉樓梯底鑲嵌書法家潘炳鴻先生「兼陳萬物而中懸垂」之隸書題字，並同時於底盤處刻上校歌。禮堂懸掛上與孫中山先生治國方略有關的家長書法題字卷軸。
2010年	創校十周年，孫中山銅像豎立，禮堂正名為「中山堂」，並掛上橫匾。
2014年	同年舉行【甲午駿步潘炳鴻師生書法展】。
2015年	首次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職和平中心【和平慶典】活動。
2016年	籌備復修孫中山銅像進度。
2017年	孫中山銅像復修完畢；本校校舍由「古諮會」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廿周年校慶；由家教會籌備編寫《百般未央》特刊；第四年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職和平中心【和平慶典：文化·和平·動起來】活動，首次參加校本活動之「畫出和平」及「寫出和平」。
2018年	3 月，本校由「古諮會」再次評。
2020年	為法定歷史建築。
2021年	3 月，本校由「古諮會」再次評為法定歷史建築。

跋

在所有稿件差不多收集完畢階段，在幾次撰稿者實地考察中，編者不斷地被問及同一個問題：現校舍中的噴水池、旋轉樓梯垂掛着銅球是後加上的裝飾物嗎？從目測結果及經驗的認知這當然不是後來擴建的，只是我們需要更多資料來證實這點。關於現校舍的噴水池從 1941 年出版的 *Hong Kong and Far East Builder*（6 卷，2 期）及庇理羅士舊生基金會提供的一幀照片證明，噴水池早於 1941 年已建成。而懸垂的銅球在 2014 年羅富國教育學院校友訪問現校舍時再次由年屆九十歲的馮源校長在校友通訊中提及過，並摘錄了 1964 年出版的首任院長羅威爾先生對它的描述：「旋轉樓梯吊下來的 Foucault's Pendulum 吸引所有人注意」。可是，這些紀錄都沒有引起較大的關注及迴響。編者在訪問第三任校長曾月英女士時無意中在她所提供的備用記憶卡中再次發現此事，隨即通過校友會聯絡馮源校長、前李陞小學下午校楊景校長、當時處理搬遷的老師及校工們、聯合書院校友等查證關於此天文儀器的記憶，匆促間撰寫了〈格物致知：一個被遺忘的天文儀器——傅科擺〉一文，以茲日後參考或繼續追查。完稿之時，恰獲萬麗英校長通知本校成為官小學習圈「歷史文化計劃」資源學校的先行者，因此特刊的歷史原始資料之紀錄或收集正合日後校本課程之用，意義非凡。

付稿排版之時，學校經「古諮會」評定為法定歷史建築級別；同時獲有線電視聯同古蹟辦及羅富國教育學院校友會會長古學俊先生拍攝節目向公眾介紹本校校舍建築及其歷史淵源。古會長也隨即撥冗撰寫一篇有關羅師學校的回憶片段；後又獲中文大學張雙慶教授交來的一篇關於早期聯合書院之鱗爪，如此紀錄便功德圓滿了！

進而言之，廣泛地收集資料及全面紀錄了自 1860 年至今的點點滴滴，既宏觀地呈現了大歷史——香港開埠之發展，也從小事情——校址百年辦學之轉換及教育制度之發展，從中窺探了早期香港女子教育之艱難及師範教育之推行，更凸顯了本校校址在香港歷史長河中的獨

特性。近兩屆的畢業生在疫情期間都無法正常地進行畢業典禮及有關活動，經歷了囿於家中一隅的生活，願以此特刊寄語每位畢業生百般依然未央，在最壞的時代努力成就最美好的自己。

另本特刊籌備之時正值居家抗疫，諸事不便，材料蒐集上尚有不足之處；由於文稿徵集之初，不限文體及字數，故有些篇章內容有所重複或編排略欠嚴謹；又囿於編者識見所限，文中或有訛漏偏頗之處，懇請師長、校友和各方賢達海涵，不吝指正。願以拋磚引玉，各界繼而稽考，茲以日後再版時以作參考。

——《百般未央》特刊編輯小組



百般 未央

般咸道官立小學二十周年校慶暨孫中山銅像復修

- | | |
|---------|---|
| 顧問 | ：萬麗英校長 |
| 策劃 | ：顏蕙珊女史 |
| 主編 | ：陳躬芳女史 |
| 編輯委員 | ：趙麗萍副校長、何慶文主任、羅德輝主任、
胡志傑主任、余鳳筠主任、周建茹主任 |
| 校對 | ：盧淑瑛女史、林錦輝先生 |
| 封面設計及排版 | ：馬敬鉅先生 |
| 裝幀及製作 | ：美雅印刷製作有限公司 |

本特刊版權由般咸道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有限公司擁有，翻印必究。